



演唱材料

刘介梅忘本回头

(越剧)

州越剧团演出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刘介梅忘本回头

(越剧)

杭州越剧团演出本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50 印张18/25 字数17,000

1962年12月第一版

196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T10103·245

定 价：(5) 五 分

封面设计 臧石奇

人 物 刘介梅 男，三十五岁。
刘汝梅 男，二十六岁，介梅之弟。
刘二爹 男，六十五岁，介梅之父。
张仙梅 女，三十岁，介梅之妻。
陶二叔 男，五十多岁，介梅同村的貧农。

第 一 场

〔1953年秋。

〔刘介梅家里。

〔堂屋里，一张方桌，两条板凳，几件农具和一个小孩搖籃，垱上挂着毛主席象、对联，台左通室内，台右有一門通臥房，堂屋左上角现出半边谷囤，囤子上貼着五谷丰登的帖，整个屋里现出一片丰收景象。

〔幕启：张仙梅抱小孩由臥房上，把小孩放进搖籃，然后进内室拿鸡食喂鸡，

喂罢鸡将破瓢丢在地上，坐在搖籃边做針綫活。

张仙梅 (唱)爹爹做事无商量，
汝梅更是不应当，
说什么支援工业化，
五石余粮全卖光。
我与介梅商量好——

五石余粮只能卖一石五，现在都卖了，
等介梅回来叫我怎么对他說呢！唉，曹
其斋說得对，这都是呀：

統购統銷鬼花样。

〔陶二叔由外上。

陶二叔 仙梅！

张仙梅 哎！陶二叔，我正要去找你呢，那四石
谷你怎么还不送来？

陶二叔 仙梅，本当一打下稻就送来的，只怪你
陶二叔欠人家的錢太多了，昨天棺材店
里又来討帳，他說再不还錢，就要到法
院去告，我想把那四石谷子卖掉，先还
棺材店的帳，你们的谷再欠一欠……

张仙梅 陶二叔，这是什么話！
(唱)春天你大儿生了病，
家里无錢接医生，

我想你困难心不忍，
才帮你百般去求人。
說話說了千千万，
借来現錢送上門，
你答应我秋收还他四石谷，
怎么现在又变了心！

陶二叔 仙梅：

(唱)不是你二叔欠帳不肯还，
也不是二叔变了心，
只怪我家貧命不順，
儿子病好死他娘亲，
欠下的棺材錢未还清，
人家要抓我去上法庭。
仙梅呀，我求你好事做到底，
去同放債人讲讲情，
但等明年秋收后，
再把稻谷来还清，
我情愿利息出三分，
請你仙梅去求求情。

张仙梅 陶二叔，你也知道，这个錢是我帮你去借的，你說秋后还人家四石谷，现在人家指望这四石谷卖余粮，叫我怎么好跟人家說呢？

陶二叔 那……那怎么办呢？仙梅，还要請你替我想个办法呀！

张仙梅 不管怎么說，这四石谷是一定要还人家的，不过……办法嘛……我还可以帮你想想一个……

陶二叔 只要能帮我想法子借二、三十万块钱，棺材店的钱和你替我借的这笔钱都可以还清，那四石谷子就可以不卖掉。就可以……

张仙梅 你明天先把四石谷送来，钱末……我去想办法吧。

陶二叔 好，那我明天把谷送来。仙梅，多亏你帮忙呀！（下）

张仙梅 哼！这叫“一块石头打两只鸟”，收回谷子再放钱给他，等介梅回来也让他高兴高兴。

〔刘介梅背着一个小挂包，手上拎着一刀肉由外上。〕

张仙梅 哟！你回来了，是从区里来的嗎？

刘介梅 不，清早从挖沟乡动身的。

张仙梅 挖沟乡离家有八、九十里路，你怎么就到了？

刘介梅 騎車子来的。

张仙梅 快坐下歇歇，累了吧？

刘介梅 还好，爹爹呢？

张仙梅 田里削草去了。(望望介梅身上)嗨，看你这一裤脚泥，我来给你刷一下。(转身拿刷子给介梅刷裤脚，刚动手)

刘介梅 哎哟！

张仙梅 怎么了？

刘介梅 痛。

张仙梅 哪里痛？

刘介梅 还不是脚上那个老疤子，刚才在路上又给车子擦了一下，哟，好痛呀！

张仙梅 (看脚)该死，皮都擦破了，我去找块布给你包起来，(边走边说)狗咬过的疤是有毒的，要是烂起来一时又难得好。

刘介梅 (痛恨地)提起这个狗咬疤，我恨不得把高弼生捉来咬两口才好！

张仙梅 那只怪你命不好，太穷了，要不是穷，怎会到地主门前去讨饭，怎么会被狗咬呢？

刘介梅 穷！就是为了不再受穷，我刘介梅才放帐，总有一天我会发财！

张仙梅 只要能象曹其斋家一样，那就好了。

刘介梅 (打开背包，拿出衣料、香皂、小孩帽

子等东西)这是給你的,这是給孩子的。

张仙梅 看你呀!快四十岁的人了,就是一个孩子也不心疼,叫你給孩子打个銀項圈,总是不記牢。

刘介梅 哦,我又忘了,下次一定带回来。

张仙梅 你还没吃飯吧,我去烧点东西給你吃。

刘介梅 (指桌上肉)把这拿去,另外弄点鸡蛋湯。

〔仙梅入內室,介梅高兴地望着谷囤。

刘介梅 嗯,五石余粮,卖一石五,还有三石五,张东山叫我借給他三石五,明年还七石,再翻一翻,后年就是十四石,哈哈!

(唱)这个算盘真合算,

一年就能翻一翻,

滴水可以变成河,

小本可以賺大錢。

(轉身找火柴吸烟,发现桌上有几个紅蛋,奇怪地)紅蛋?!

〔仙梅上。

刘介梅 (拿着紅蛋)这是哪里来的?

张仙梅 曹其斋添了个孙子,昨天滿月,这是他

家做“滿月”送来的。曹其斋对我家真不错，有点吃的，总拿来给我们吃。

刘介梅 曹家請客了？

张仙梅 哟！办得真熱鬧呢！請了四、五桌酒，好婆、舅爷、外甥都接来了。

刘介梅 曹其斋这个中农是土改时划落了的富农，日子当然好过。

张仙梅 划落了还不是該他走运，人家过得比我们强得多！

(唱)二十亩地两口塘，
十間青砖大瓦房，
家里年年請长工，
农忙还雇短工帮，
又做生意又放帐，
生活过得多排场，
吃不完来用不尽，
誰家能比他家强！

刘介梅 (唱)不怕曹家生活好，
不怕曹家再排场，
只要你我会打算，
再过几年比他强。

张仙梅 介梅呀！

刘介梅 唔！

张仙梅 (唱)介梅說話不自量，
你凭什么比他強？
我们哪有許多錢？
我们哪有許多糧？

刘介梅 糯米湯团还不是滾起来的！

张仙梅 “花生米雕菩薩”，只有那么 大个身子，光靠两匹布，几石谷，翻得再狠，滾得再快，也是沒有用的。

刘介梅 你听我說呀！陶二叔欠的四石谷，再加上今年的余粮……

张仙梅 余粮？……

刘介梅 是呀！除了卖的一石五，不是还剩下三石五嗎？

张仙梅 哪来的三石五，都卖了！

刘介梅 (猛吃一惊)呀！都卖了？

张仙梅 五石谷一粒也沒有了！

刘介梅 (生气地)你同我亲口商量好的，最多只能卖一石五，你怎么把五石谷全卖了
呢？

张仙梅 介梅呀！

(唱)介梅你不要生气听我讲，
不是我改变主意卖了粮，
怪只怪你兄弟脾气僵，

硬要把五石余粮全卖光。

刘介梅 (唱)不怪你难道反怪我？

你只会讲来不会做，

这一点小事情管不好，

我问你在家干什么？

张仙梅 他们要卖，我怎么拦得住呢？

刘介梅 (气愤愤地)你倒有理！你倒有理！你这个……(拾起地上的破瓢，向仙梅掷去，没有打中，惊哭了孩子)

张仙梅 (抱起孩子)你要把孩子打着了跟你拼命！你有威风到群众面前去，村里人风言风语说你瞒粮，你跟我显威有什么用？

刘介梅 (一愕)瞒粮？

张仙梅 粮食是你爹和你弟弟汝梅卖的，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只知道拿我出气！

刘介梅 (自知理屈)算了，算了，卖都卖了，还吵个鬼，吵死也无用。

张仙梅 是你自己找人家吵，谁找你吵架！

刘介梅 (烦躁地)那我答应张东山的三石五粮食怎么办呢？

张仙梅 (有把握地)别急，陶二叔明天就送四石谷来。

刘介梅 那先把卖余粮的錢給我。(伸手要錢)

张仙梅 爹卖了余粮，錢还没有給我呢！

刘介梅 等爹回来一定把錢要来。人家知道你有几个錢，今天信貸社来动員你存款，明天銀行里来动員你儲蓄，二十几万塊錢存一年，利錢买不到两包好香烟。爹是个活动脑袋，只要汝梅三言两語，再加上別人一動員，馬上就把錢拿出来了。放在他身上靠不住，一定拿过来。

张仙梅 陶二叔早上为还谷的事来了一趟，这几天棺材店找他討帳，我想把这二十几万塊錢再放給他，利息是“大一分”，你看怎么样？

刘介梅 这回你又問我了，卖粮的事怎么就不問呢？

张仙梅 你又来了！（把孩子送到臥房，又上）

刘介梅 （指桌上）把这些东西拿进去吧！

张仙梅 你自己拿不得，我要去看看灶里火灭了沒有。（进室內）

〔介梅把东西送进臥房。刘二爹背着鋤头上。

刘二爹 （唱）我三代討飯度时光，

毛主席来了才见太阳，
吃奶的娃娃不离娘，
翻身不忘共产党，
老汉虽然年纪大，
有一片爱国热心肠，
为了支援工业化，
我带头卖了五石粮。

五石余粮卖了二十几万块钱，昨天信贷社动员大家存款，我决定把这笔钱存到社里去。（想进外房又停住）昨天为了卖余粮的事，和仙梅争了几句，现在又要把钱拿去存，她一定不肯拿出来。（想了一下）对，只说要买对猪养养，先想法子把钱拿到手里再说。

〔刘二爹正要进屋，介梅上。〕

刘介梅 爹爹！

刘二爹 介梅！你回来了，（走进屋时踢着破瓢，弯腰拾起）仙梅总不听話，叫她不要把这个瓢拿出来，她又乱丢。

刘介梅 一个破瓢算得了什么？

刘二爹 别看这瓢值不了什么，这是我家三、四代人传下来的祖业，就是这个瓢养活了
你十多年……

〔仙梅在內喊：“介梅，飯好了，來吃吧！”

〔介梅進內。

刘二爹（拿起破瓢）

（唱）一見破瓢把往事想，
想起往事心悲傷，
瓢呀，你跟我受盡苦中苦，
你跟我一起逃過荒，
我三代人用你討過飯，
用你吃過多少剩飯和殘湯。

〔仙梅上。

张仙梅 爹，你回來了！

刘二爹 嗯，（轉身收拾破瓢，望望搖籃）孩子呢？

张仙梅 在房裡睡着了。（看看天色）該做中飯了。（進室內提菜籃上，坐凳上摘菜）

刘二爹 （坐下吸煙）仙梅，爹想趁空落時光，割割豬草養養豬，你看怎樣？

张仙梅 爹，養豬保蝕本，你歇歇算了。

刘二爹 我是勞碌人，如何空得下，我想把賣余糧的錢拿去做本。

张仙梅 賣余糧的錢？

〔介梅上。

刘介梅 爹爹，你想养猪？

张仙梅 是呀！（挤眉弄眼）

刘介梅 爹，现在统购统销，糠也买不着，你辛辛苦苦养大了，还不是收购站里收购了去，自己能吃几块肉呢？象你这样年纪，应该享福了，何必劳劳碌碌，还是把钱留着做正经事好。

刘二爹 把猪换钢铁，支援工业化，工厂就可以造出拖拉机，造出很多的化肥，给我们农村。为了社会主义，辛苦点也是应该。仙梅，把钱给我吧！

张仙梅 钱不是你拿去了吗？

刘二爹 我没有拿呀！

刘介梅 那究竟谁拿的呢？

刘二爹 怕是在乡政府没拿回来吧，我去拿。
(下)

〔介梅向仙梅示意，叫她去拿。

张仙梅 爹！爹！你回来歇歇，我去拿。(追下)
〔刘汝梅上。

刘汝梅 哥哥回来了？

刘介梅 嗯，刚回。

刘汝梅 (望望房里)爹爹和嫂嫂呢？

刘介梅 到乡政府拿钱去了。

刘汝梅 拿什么錢？

刘介梅 卖余粮的錢。

刘汝梅 卖余粮的錢我拿来了。

刘介梅 你拿了，錢呢？

刘汝梅 借給別人了。

刘介梅 (大惊)啊！借給別人了？(大发雷霆)好呀！这家里的事你一个人作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告訴你，你赶快去把錢給我拿回来！

刘汝梅 哥！暂时我们不等錢用，拿回来也是放着，人家有困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呀！

刘介梅 见死不救？过去娘死沒有棺材，怎么沒有人救？大年初一沒有吃的，一家人出去討飯，怎么沒有人救？天下有困难的人多得很，你刘汝梅救不了那許多！

刘汝梅 过去是地主把我们搞得活不下去，今天是新社会，所以我们不能见人家有困难。不管。

刘介梅 哼！

(唱)你不要狗拿耗子瞎帮忙，
家务事不要你管帐，
羽毛未丰的雛鳥儿，
现在还輪不着你大权掌。

刘汝梅 (唱)不管有权和无权，
别人困难应帮忙，
哪怕割下身上肉，
也要忍疼把办法想。

哼！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说得出这种话……

刘介梅 (唱)我立得稳来坐得正，
勿搶勿偷銀一两，
我做的事我負責，
竟敢弟来訓兄长。

刘汝梅 (冷靜地)哥！旧社会我们受够了苦，可是今天……

刘介梅 (打断)用不着你来給我上政治課，我参加革命时候你还在拖鼻涕，我入了党你还没入团，你少跟我讲大道理。

刘汝梅 哥，你听我……

刘介梅 (又打断)我問你，这个屋内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

刘汝梅 当然是哥当家，不过……

刘介梅 (再打断)既然是我当家，你就去把錢拿回来給我。

刘汝梅 (无可奈何地)好，你一定要，我去！
(生气急跑下)